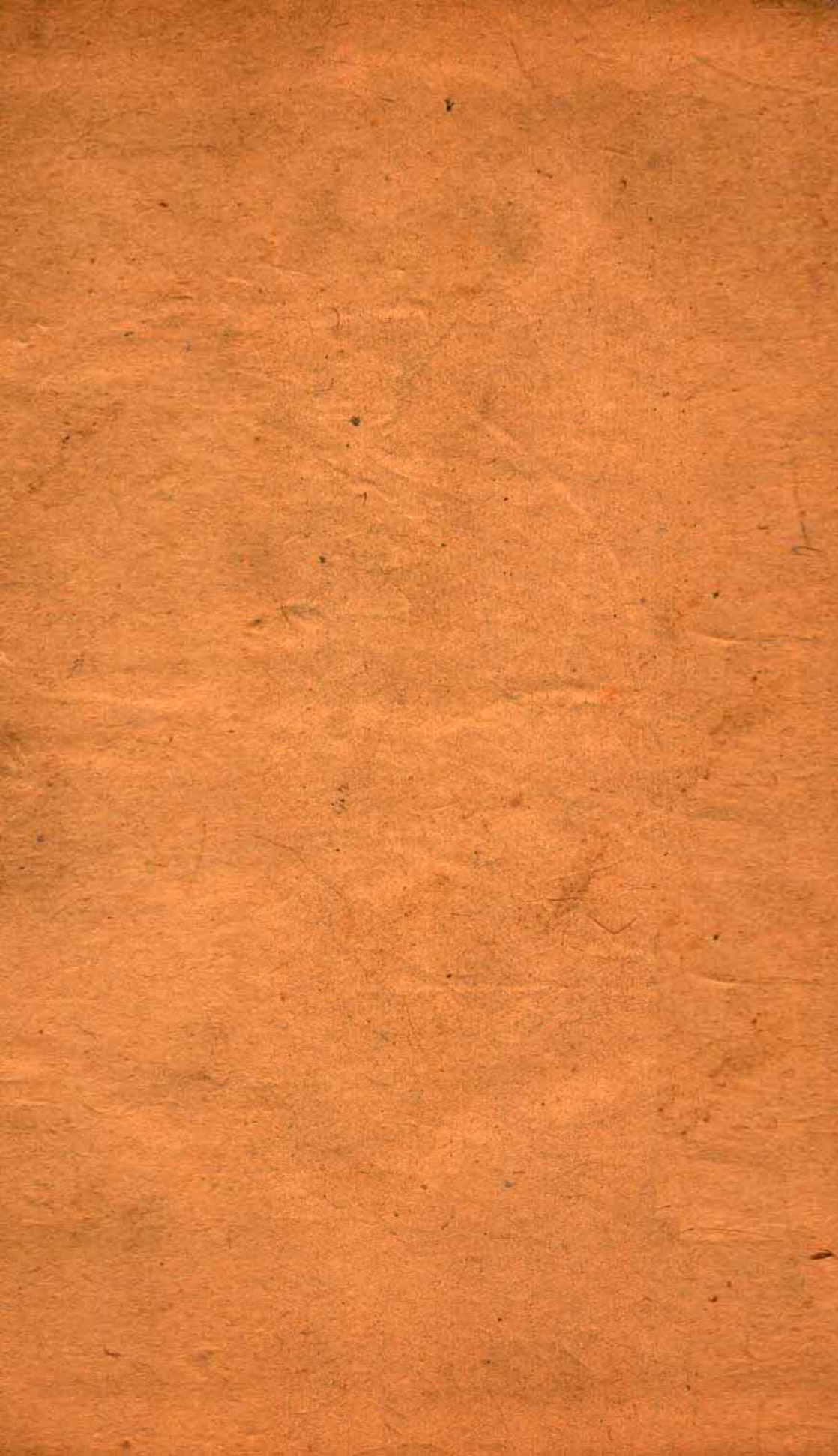




坤輿典第一百三十一卷

陵寢部藝文一

罷昌陵詔

漢成帝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論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變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塋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閭閻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殮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壘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節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

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
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恨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
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
陛下仁慈薦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競爲奢侈比方丘壘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
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
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
議以息衆庶

壽陵令

魏武帝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
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
兆域使足相容

爲漢帝置守冢詔

文帝

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典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魯葬于陰贊

晉郭璞

聖德廣被物無不懷爰乃殂落封墓表哀異類猶然矧乃華黎

修復前漢諸陵教

宋傅亮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塋樵蘇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祖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前人

五陵晉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及惠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邁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于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頽鐘簾空列觀
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黑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某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
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
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建始二年十二月丁酉詔

南齊明帝

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宸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壟攢穢封樹不修豈直
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塋
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吳晉陵二郡失稔之鄉獨三調有差
熙平元年八月丙午詔

魏肅宗

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塋杳藹鞠爲茂草古帝諸陵多
見踐踏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墳陵四面各十五步勿聽耕稼

爲前代帝王守陵墓詔

隋煬帝

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諫山陵制度過厚表

唐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樹無封無立寢殿園邑

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玉柙金纓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于地下魂而有知將不福汝魏文此制可謂達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也今爲丘壘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非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之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庶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壘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之孝名揚於無窮耳

右御史中丞徐憚從京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四月從咸陽北向面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行者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並卽散走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比至京城賊還破滅謹參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賤類竊敢猖狂而祖宗威靈亦已元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日驅除更徵風伯所以妖禬自殄狡計莫施頃刻之間逃形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館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歸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劈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束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濇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

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嶽以風雨合離蓬萊五
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
謀夫能斷鰲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
渚寧非止水之餘駘駘石林補有猶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天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
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脾蠻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
人莫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士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
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
丘九嶷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赭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
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代中書門下賀八陵修復畢表

權德輿

臣某等言臣聞宗廟之享以致吉蠲山園之制以極嚴敬國朝祀典盡用漢法寢宮便殿永奉衣冠
日往月來久未修復伏惟皇帝陛下繼明恭己大孝因心丕承祖宗對越天地薦馨香於九廟崇經

構於八陵庶工子來百堵皆作人神協吉龜筮告猶用成奕奕之新寶自蒸蒸之孝行宮盡復神御以安掌禮之官虔於受命奉陵之縣但覩成功慮財用而靡賦於人量事期而不愆於素罔極之感通於神明奚斯闕宮徒頌諸侯之事叔孫原廟蓋匪先王之法孝彰禮備豈比於今列聖在天萬方受祉春秋匪懈超冠百王臣等繆恭台司獲承詔旨無任誠賀之至

賀修八陵畢表

令狐楚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八月十五日百寮於宣政殿賀修八陵畢伏惟陛下行通神明孝彰天地深懷遠慕永奉諸陵台階元臣展敬以祇命甸服蒸庶忘勞而陳力芟青蕪以疏微道掃紅腐而淨藩園崇固護於岡陵增肅清於松柏漢朝充奉徒見其遷人魏時向望空聞夫作樂方今大禮彼寶缺然天下臣妾不勝幸甚況臣名編竹籍屬忝葭莩感慶之誠億百恆品

修陵奉祀詔

宋太祖

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冊垂于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給有司廢職因循曠墜或廟貌攸設牲牷失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陳州高宗武

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各給守陵五戶蠲其地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加祭享

題唐太宗昭陵圖

游師雄

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徒役至六十萬天下賦稅三分之一奉陵寢驪山陵纔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代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皆中峯特起上摩烟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朕看九嵕山孤聳迴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營山陵制務從儉約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漢世之將相陪葬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區至二十三年八月工畢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磬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圖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十七八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於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題

山陵議狀

朱熹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竊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叅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旱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繆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

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于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深淺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今乃全不論此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于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遑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

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旣知有此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之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當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

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深邃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不更有佳處萬萬于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竊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卽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輜馬津遣赴闕令于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唯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